



修智大和尚談：何為學佛

青楓：我們經常說「學佛」，究竟怎樣才喚作「學佛」？學佛又究竟學些什麼呢？有些信眾認為學佛便得好好地誦經、念佛號，我倒覺得這樣還是很不夠的。請問大和尚，究竟應該怎樣「學佛」？

修智：你提出的這個問題，確實的，我們應該好好地正視一下。學佛，究竟學什麼？很簡單，我們就是學習佛陀的德行。佛既是我們的學習榜樣，則我們切實地、認真地去跟着佛的德行作修行就是了。

青楓：佛的德行很多，我們又從何做起呢？

修智：佛陀最初所講的四聖諦，就是學佛的基礎。首要理解苦的來源，之後理解如何離苦，這就是我們平時所說：「要懂因

果」。在四宏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這四宏誓願就是我們修學的南針：止惡行善、自利利他，廣結人緣，修福修慧。廣結人緣，無怨親的分別心。所謂不要「分別心」，是指我們要怨親平等地看待任何人。

青楓：這有沒有「分別心」，也正是指我們做人的態度，世間上在這方面有很多形容詞，譬如什麼「白鴿眼」、「見高拜，見低踩」等等，這都是指「分別心」。

修智：是的，所以一句「等心一切眾生故，名大慈悲人！」就是教導我們在待人接物上不要有「分別心」。同時，佛陀這些

薄扶林村

半個世紀前，香港還有不少「木屋區」，連市中心一些山崗之地也鋪陳開來，但隨着生活好轉，城市改革，已變遷很多了。

雖然如此，像港島南區那薄扶林村偌大的一片像木屋區的房舍，情形則大大不同，那可以說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文化古蹟，超越百年歷史，見證香港早期的發展，不能以什麼「木屋區」的概念視之，好好地保育下來，「存活」下來，可以作為實實在在的「實體」的香港歷史及地理環境與生態教育。特區政府宜更進一步的重視。



正確的智慧德行，我們要普遍地讓大家曉得，更不要「講一套，做一套」，學佛要身體力行。至於大家常說的「戒、定、慧」應如何理解？戒是指守規矩，我們除了依照社會上的法例行事之外，還有一點，那是「道德觀念」，這是重要的。定，是指靜心思惟。舉個例子，有風吹的時候，蠟燭的火焰搖晃不定，不明亮，沒有風吹呢？燭光便會因定着而顯得更清晰明亮了。當靜心時，思惟亦清晰明瞭。我們有信心地本着無畏懼之心，不怕任何挑戰，就是要有智慧。

青楓：我們常說的風、地、火、水這四個字，在學佛裡有沒有一個說法？

修智：有的，佛理說「一切記說圓融無礙故，名如風！」風可以吹到任何一個角落，這就是無礙。地，是不計較你是什麼，你有錢也好，沒錢也好，你是黃金抑或是糞便也好，地都是無怨言地承受，所以說一切好醜無憎惡，如地。煩惱可以怎樣處理？如火，像火把煩惱燒掉。好了，再來讓我們看看這個水字，水能潤育生長萬物，則等於說我們盡量去幫助成就他人。

青楓：呀，這樣結合着看風、地、火、水，真有意思。

修智：我們開頭說學佛，不僅是念佛號，還得好好地去了解學習佛的德行。我們念地藏菩薩聖號，你最低限度也該曉得「地藏」兩字，指什麼呢？地，是指心地；藏，是寶藏。即是告訴我們：心地是一個大寶藏，一切從心出發。善的惡的，都是從心出發呀！我們再看看觀世音菩薩，觀，是觀察；世，指世間；音是音聲。我們便得學習觀世音菩薩對世間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難。把地藏與觀世音兩位大菩薩結合來看，我們便會曉得學佛不僅僅是口念聖號，還要意業思惟佛菩薩的德行，身業以身體力行，付之行動。觀世音菩薩引導我們要修福修慧，而地藏菩薩教導我們要正視心地，很有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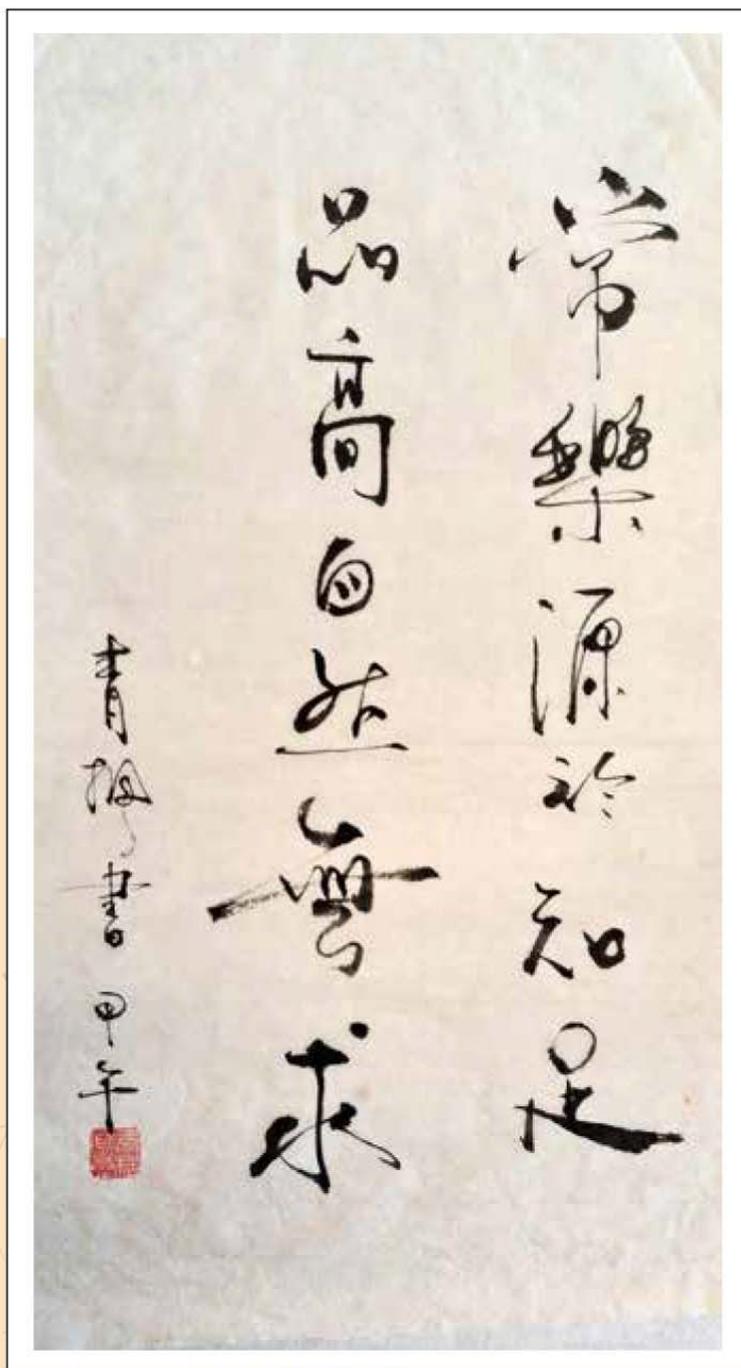
悉達多太子離開皇宮，為尋求離老病死苦。六年苦行後，已體會到當時的極苦行是不能真正離苦，往時在皇宮的享樂並不能真正離苦。因此而覺悟因緣法，凡事必有其因。例如油是必浮上水面，不能因誦經念佛而使沉下水底。又大石已沉下水底，不能因誦經念佛而使浮上水面。所以應該深信因緣果報，有因必有果，不是無報，而是時機因緣未到。

街頭壁畫

當今大都市也流行街頭「塗鴉」，不過個人以為還是照顧一下市容才好，如果真的「烏厘單刀」地去亂塗，則影響市容，甚至可以說是破壞市容了。

港島區，如果你在中、上環的半山區行走，你當會發覺那些道路實在狹窄得不得了，因於香港地勢，樓房是在山上「倚山而築」。這天看到一幅牆壁塗畫，把一個個像積木的所謂樓房繪寫起來，夠實在，也帶出生活感的諷刺。這樣的塗鴉便頗有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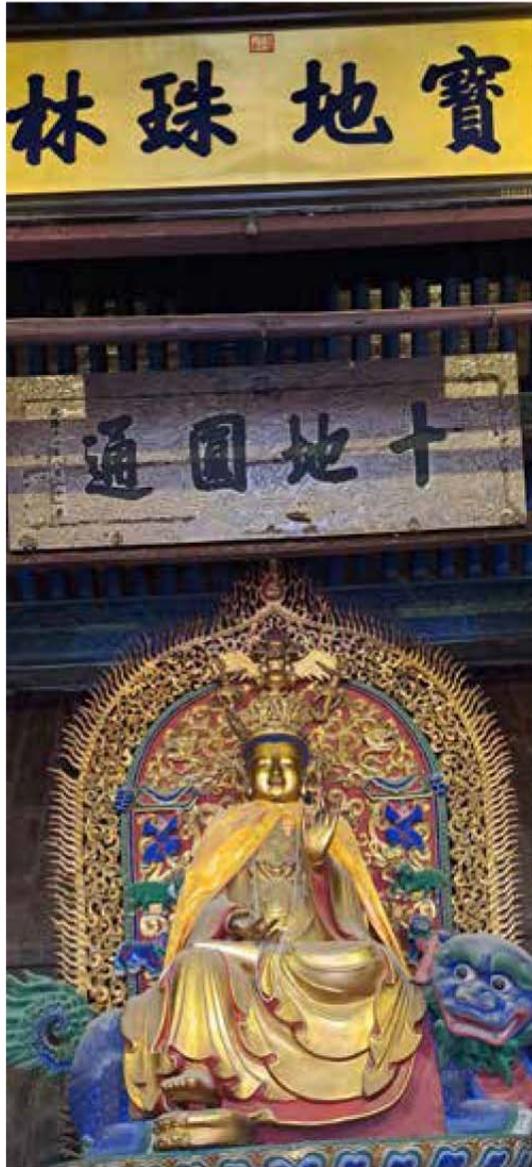
「文人字」

很羨慕一些友人寫得一手好字，雖然在下崇尚一句話：「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但畢竟更沉醉於寫畫，很多時候想執筆練書法，却不到三分鐘還是「心癢手痕」地寫起畫來。

——終於又自我安慰地「悟」了一句：「不勉強！」還是樂此不疲地在宣紙上寫畫，字呢？不是不寫，可不刻意地追求書法，反正有一句話是「書畫同源」，把寫字融入寫畫中去亦好！

所以，到今天我寫的依然是「文人字」。

五台山風貌



在中國有佛教四大名山——山西五台山(文殊道場)、四川峨嵋山(普賢道場)、浙江普陀山(觀音道場)、安徽九華山(地藏菩薩)，合稱為「四大菩薩道場」。不過，能夠見諸佛經內的，相傳祇有說上古時代文殊師利菩薩即住於此山中。——此山，乃指山西五台山也。

五台山又何以稱為「五台」？原來有認為這清涼地帶，東、北、中、西這四台山勢還連成一綫，祇有南台稍遠。但無論怎樣說，當我們來到山西這五台山的文殊道場，周遭環境總會感受到「清涼」、愉悅。可以想象到在過去的年代，在晚霞斜斜映下，那份寧靜便是給你一個佛海清靜無為的感覺。

如果你要踏遍五台山的五台寺院，一天時間總覺得「扳扳緊」，用兩天時間較寬裕。不過，一般遊人也多會集中在大顯通寺一帶遊覽觀賞，它是五台山佛寺中最古老一座，建於東漢明帝時(公元五八一七五年)，屈指數數，二千年了。今天，我們來到這大顯通寺，想想它二千年的歷史，真夠瞧呀！

在五台山群寺裡，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在其他地方較難看到的「景象」——它



佛語 (二十三)

慈悲

《八大人覺經》裡有一句——

「愚痴生死，菩薩常念，廣學多聞，增長智慧，成就辯才，教化一切，悉以大樂。」

也許你會說，菩薩不是已經很有智慧，很有學問了嗎？為什麼還得時時加以學習？

我們俗語裡也有一句：「學無止境。」學問是沒有所謂盡頭的。若說有，那不過是「自滿」而已，是自己以為「滿」罷了。我們從上述那一節話，更可以體會到一點，那是菩薩的慈悲。他為什麼會不斷地學習，不斷地增加自己的智慧？不正是為了更好地「教化一切」嗎？為了眾生的福祉，這就是「慈悲」。

慈悲兩字，很自然地令我們想到自謙兩字，能夠自謙的人，心底裡都會自然而然地具有一份慈悲心腸的，你什麼時候見過那些傲慢自大、自以為是的人會具有真正的慈悲？那不過是一種假象而已。

自我反省

《壇經》裡有這樣一句——

「菩提本自性，起心即是妄。淨心在妄中但正無三障。世人若修道，一切盡不妨。常自見己過，與道即相當。」

《壇經》有個很突出的特色，就是語言文字淺白，從民間中來，不去故作高深，更不去故弄玄虛。這本來就是一切經的根本呀！經文經語，不是為了更好更容易讓大家接受嗎？易懂，就是真正的技巧。

好了，讓我們看回本語。「起心即妄」這句話便很有意思，心底清淨，不起念，那就不容易出現妄念。

最後一句話很重要很重要——「常自見己過，與道即相當」，即是告訴我們，看問題能夠從自我檢討、反省、反思是重要的，不應總是自以為對、自以為正確而忽略了別人的觀點。

「理直氣壯」地把自己的觀點視為「真理」而不去好好地反思，那對嗎？

在舍在堂

都說《壇經》裡有用字用詞簡明易接受，你看這一句——

「邪迷之時魔在舍，正見之時佛在堂。」

很簡單易明，是不是？

在舍在堂也好，都是指在心。

邪念起，「心魔」便出現了；善意起，慈悲之心也就顯現出來。

道理是簡單的，但在這簡單的道理中有兩點殊不簡單，那是怎樣才是「邪迷」？怎樣才算得是「正見」？這兩個詞語我們當然容易明白，但對它的體會便得教我們好好地對待。體會、領會、學習，真正地看到這物事本身的真實真相才好，否則還是「水過鴨背」的得個「講」字。

讓我們引伸開去，讀經、唸經，都得從領會學習入手，否則真是得個「唸」字。

前因後果

我們常覺得，「因果」兩字是很有道理的，所謂你種下什麼種子(因)便會結出什麼果！植物的生長如此，人的行為表現何嘗不也是這樣？所以那句「前因後果」便是自然而然的道理，無論你所謂輪迴幾多世，播下什麼「因」，便自然會結出什麼「果」。因此，從小孩子開始，

我們便教導他們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那就是「因」與「果」。

《大寶積經》裡說——

「假使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這叫做「自作自受」，好的、壞的，都是自作自受。所以，我們呼籲大家多作善事，也是善有善報的自作自受呀！

我們也經常聽到一句流行的警世之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有未報，時辰未到！」

真是一矢中的好句。



從疑古談到因果律的 科學淺析

·馮 馮·

(原刊於一九八二年八月《內明》第一二五期)

你見過澳洲土人亘古以來流傳使用的「飛曲尺」嗎？英文音叫做船務靈(Boomerang)，這是一柄弧形的木製板子，澳洲土人世代用以打獵。澳洲土人，頭上金色捲髮，皮膚黑似黑人，眼珠深棕色，鼻子特別扁平而寬闊。他們至今仍大部份居住在山林曠野，全身赤裸，天真純潔，忠實無偽，他們沒有房子，沒有用具，他們仍是睡在沙土岩穴之中，甚至於不大曉得吃熟食，他們以提取白蟻及昆蟲挖取野生植物根部為主食，有時用「飛曲尺」擊殺小動物為糧。

澳洲土人沒有文字，沒有文化，仍是石器時代的穴居生活，也不願接受現代文明，或者那正是他們的幸福罷，他們不懂得什麼核子恐怖，也不知何謂名利，也自然沒有文明人的那麼許多煩惱。

他們的來源無可考查，他們沒有人知道自己的祖先來自何處，他們的語言也極其簡單原始，除了基本生活的必需字眼之外，可說是並無他詞了，他們的唯一的歷史紀錄，只是澳洲中部乾燥岩石上的刻畫的人形與獸形，有些人形頭上好像是戴着現代的美蘇太空飛行員的「太空盔」，身上好像穿了「太空袍」，這些悠久達五萬年以上的圖形，與現代仍然停留在石器穴居階段的土人形象多麼不同，沒有人能考據得出來澳洲岩石上怎會有「疑是太空人」的數萬年圖形，也沒有人敢肯定這些太空人形

是土人的祖先。

不過，可以推斷，澳洲土人祖先或古代的另一土人種族，很可能是在岩石上繪刻下他們所見到的熟習或希奇的人或物。原始民族的幻想力也許尚未如文明人之豐富，大概不致於有畢卡索出現，也不會有張大千的潑墨山水，原始民族多半是把眼見的實在經驗繪畫下來的，與其說是天才橫溢，毋寧說是以紀實為目的。

如果那些圖形確是穿了太空袍太空盔，那麼，人類古代史就得重新再研究推論！五六萬年前的澳洲，如果有太空飛行員，你就別管他是來自外太空抑或是地球本身吧？至少，值得懷疑一般傳統的人類歷史觀念！

一般認為，人類的文明，最古不過是中國的七千年，埃及的八幾千年，中國古來傳說的伏羲壽幾萬歲，從伏羲傳下來三王五帝千年，巴比倫的八千年，猶太人的七千年，印度民族的一萬年……這都是一般史家承認的有物證的人類文明歷史。

可是，現代世界各處都陸續發現年代久遠到數萬年的湮沒文物。美洲中部馬耶民族的曆法推記到六十萬年前，南美洲的古代民族文物也可推到一兩萬年前，蒙古戈壁大沙漠在一九五〇年後期，蘇聯科學家發現沙岩上印有類如太空飛行員登陸月球所穿的特製鞋靴之印！經過放射碳十四鑑定，這些齒波形鞋底的化石，已經有五十萬年！

誰能一腳踏在岩石上踏出深深的鞋印？就算他有內功，也不能偽造這鞋印呀？中國大陸有很多地方的名山都有「仙人鞋印」「仙人掌印」「仙人拳印」，如果用碳十四去測定，相信必可獲得很長久的年代紀錄，我相信都是幾萬年人類留在當時的砂土上的手印鞋印，後來砂土經過年代久遠及地質變化而成岩石，戈壁大沙漠那些五十萬年鞋印，想必是當戈壁沙漠剛剛從大海水乾形成沙丘之時，有人穿了這樣的太空鞋踏過，留下了足印，後成砂土形成砂岩，遂保留了紀錄。

如果我這種推斷不錯，我們人類的歷史，實在並不僅僅只有幾千年，中國古來傳說伏羲壽幾萬歲，從伏羲傳下來三王五帝又經過多少世代，我不敢再武斷那都是神話！我推測中國民族的歷史，像世界其他民族一樣，可能已有數十萬年之久，而且，我推測，中國民族的七千年歷史，實在僅僅是這一個世代可以記憶的年代而已，遠在七千年之前，已經有了文明，可惜紀錄湮沒。

泰越北部一帶出土的太古陶器，有類似中國黃河流域出土的「黑陶」——仰韶文化產品——仰韶文化時代在五六千年之間，而泰越出土的黑陶，經科學家用碳十四測定，有一萬二千多年之歷史，於是科學家在國家地理雜誌發表研究理論，推測中華民族可能來自印支半島，向北遷移至黃河流域。

這種假定，或者有傷中國人自尊，而且也

未必可靠，不過，在古代，泰越中國本是一家，如說民族東遷化移，也非無可能。

印度的各民族歷史，或者也有幾十萬年之久，吠陀經所記載的事蹟年代，動輒以若干萬年計算，佛經所載的世代，以數十萬年計算，一般人懷疑那是誇大的數字，我推測那極可能是紀實，而非誇大。

人類歷史年代的測定，隨着科學的發達而不斷有新發現。非洲中部自從李奇博士夫婦在五〇年代發現最古老的人類牙齒與頭骨測定有二百五十萬年歷史，以後不斷陸續有所發現更古老的骨片，非洲最近又出土久達三百多萬年的人類骨骼化石。這些發現已經推翻了一向傳統的有限人類歷史年代觀念，也越來越接近古代佛經所載的人類文明年代。

有人說，那些出土的人骨化石，並不是有文化的現代人，而是猿與人之間的過渡「猿人」，從解剖學來說，當然這都是對的，但是，至少證明了人類在幾百萬年前已經出現於地球，我認為，在地球初形成的二百億年前不久，就已經有人類出現，而且，同時並存的，並非都是未有文化的「猿人」或過渡種族，我認為已經有了文明人類，各族的文化高下不均等，有高有低，有些可能已進入核子時代，而另一些仍停留在石器時代的野人生涯，到後來，核子大戰或其他大災難，使許多高度文明的種族滅絕了，而另外那些深山穴居人躲過了浩劫，得以漸漸進化而成為後世的文明新世

馬路晒場

也！

你看，馬路中一條攔車石臺，不妨一物兩用，作起晒場來了。大家街坊有規矩，不會「順手牽羊」，不過這些海味除了食塵之外，還盡吸汽車廢氣，買家煮食時記得洗乾淨呀！



代！

中國神話說盤古手持板斧開闢了鴻濛天地，我對此神話有另一見解，我認為那不是神話，而是民族的歷史記憶，可能在幾萬年前，這個世界的文明世代爆發了核子大戰，互相殘殺，把一切文明人類與文明都摧毀而同歸於盡，當時另有一些穴居民族，穴居於深山地下而免於浩劫，盤古氏或者是這些當時的較為原始的民族之一，躲藏在山洞內。他們也許經過外面的強烈核子爆炸的恐怖，以為是天災，他們躲在黑暗的山洞地下，把洞口堵塞，或者經過了幾代，才敢劈開洞口出來重見天日，盤古板斧開闢鴻濛，可能就是劈開了山洞的堵塞，把子孫帶出來，於是又開始了另一世代的文明，子孫將之傳說成為「開闢天地」。

現代的中國各民族，可能就是盤古氏闢開了山洞帶出來重見天日的子孫後裔。開發了新的文明，以後，在大約距今一萬年前，全世界普遍發生大水災——南北兩極積冰融化淹沒全球。於是在大禹治水九年之事發生，文明又一次遭劫，許多文明古物被湮沒於洪水，又再重新發展過一次文明，而成為傳到今日的七千年文化。同一時期，中東民族的閃族，也遭遇到洪水毀滅，挪亞用方舟帶了親族飄到土耳其伊朗與蘇聯之間的阿拉特山脉，重新發展閃族文明，進入較低地帶，成為猶太民族。

北美洲的土著民族也有大洪水的傳說，也

說到有一家人乘船逃生，南美洲土著也有類似的傳說，埃及古籍也有萬年前洪水之紀載，福建武夷山一處高峯証插於石壁上有一條古代木船，或者也是洪水紀的遺跡。

我為什麼扯這些？我只是要說明，從這些可以推測人類的歷史差不多與地球的形成年代相等，人類的文明不斷產生，不斷毀滅，又不斷再生，不知經過多少億萬年，斷非如一般人之認為僅有數千年！有些神話說到神創造人類的故事，從其記載年代推算上去，大約是九千多年前，我認為這神話可能是猶太民族在洪水紀以後，劫後第一世代的祖宗無可考據，因而衍造出上帝用泥土造人的神話來。

現在二十世紀末年，又是核子太空科學時代的來臨了。在亘古時代，也必然曾經有過核子科學的極盛文明時代，核子戰爭同歸於盡。現在的核子武器，將來也必然走上人類同歸於盡的道路，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週期，脫不了佛經所講的「成住壞空」循環法則，佛教從亘古以來，早已觀察宇宙法則很清楚了。太陽系的未來毀滅，銀河系的未來毀滅，宇宙其他的星系光旋的生生滅滅，也早都在佛經中有說明了。舉一例說：大般若經常提到三千大千世界，成壞同時。大智度論七謂：「百億日月，乃主百億大梵天，是名三千大千世界，一時生，一時滅！」

佛教亘古以來已知宇宙是無窮的，稱之為



都市奇趣

我們在市區中心行走，偶然地可以看到像本圖這樣的建築物，這是保留下來的歷史建築，最少是「戰前」的一些舊情舊貌了，這是活生生的「實體」呈現，還是頗有意思的，特別是在現代建築林立裡偶然地看到，很有點「奇趣」，就好像我們在這現代都市裡男的西裝、女的時裝衫裙，突然看到一個穿著長衫馬褂的人在你身旁走動。

三千大千世界，三千是一個寓言其變至無窮盡的代表喻意(而儒家却說「天無二日」)，實際上天上太陽多到不可計數，單是銀河系內，就估計有一百多億個太陽哩！我們的太陽系不過只是其中之一，大智度論說有「百億日月，乃至百億大梵天！」，足見龍樹菩薩精通宇宙太空科學，也足見佛教的科學是超越時代的了。佛教經論所講的年代，無限僧祇劫與多少億萬年，也都是很科學的。

人類的歷史，斷不只一萬幾千年，文明也斷非這千年才獨有，在以前已有。我們當代有美蘇英法的新科學，有中國佛教的深奧思想，但是也同時有菲律賓僻島的石器時代穴居民族，巴西森林內的赤裸原始民族，與澳洲的裸體石器人類……正像太古時代一般的文明程度參差不齊！

現代仍存的那些石器人類，巴西森林的那一族，已知用火，菲律賓的那一族却仍不會取火，澳洲的那一族知用火而不會建屋舍，這些石器民族的語言都簡單，都沒有手工藝，可是有些奇事，巴西的一族土人善於使用竹針刺穴治病，幾可比中國的針刺醫術，澳洲那一族會製造「飛曲尺」來做打獵武器。

針刺術需要熟悉人體氣穴位置，中國自古傳下來有「銅人氣穴圖」，可是毫無文化的巴西森林土人從何而知人體的氣穴呢？這可是一件神秘！

飛曲尺看似簡單，但是，西方航空工程學家視之為一項驚人的飛行設計，飛曲尺畧似括弧『』形狀，又畧似中國的「人」字形。隨便你將它扔向任何方向，扔多遠，它都會飛回到你手上來，澳洲土人用之擲向野獸，擊中之後，飛曲尺仍然會自己飛回手中，現在也有很多玩具公司製造飛曲尺作為玩具，但是效果總不及澳洲土人製的好。航空工程家說，飛曲尺的設計有極準確的數學比例，弧線有一定的讀數，角度與弧度的比例，及其寬度與斜面傾角的度數，一些也馬虎不得，這是一項科學化的設計！澳洲土人毫無科學知識，說到數學，連超過十隻手指的數目也算不清，必須把腳趾也算進去，他們怎麼可能知道用微積分和三角幾何去計算來設計這流線型的飛曲尺？然而他們從祖宗一路傳下來這柄傳族之寶！這不是一件奇蹟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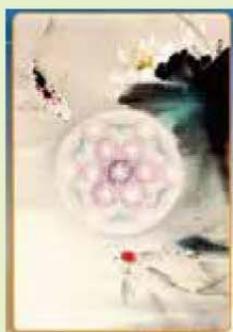
莫非這些土人的祖先曾經是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後來因為核子大戰而滅亡，躲在山洞內的倖存者世代僅僅記得「飛曲尺」？巴西的土人則同樣地只傳下來了針刺術與製造「箭毒」吹箭？——箭毒是從顛茄取出的毒汁，染在竹針上，用竹筒吹出來殺敵——這些都是難以考據的謎了。可是也難免令人推想到人類的多元文明在歷史上的興滅不一與人類歷史的久遠。

荷塘月色

譚杏燕 澹然淨悅書畫展

地點：妙法寺綜合大樓二樓

時間：2025年9月29日至10月12日



譚杏燕

齋號「淨悅堂」，從嶺南派林湖奎老師學習國畫，曾向何繼賢老師學習篆刻。

今畫會會員、香港美協會員、草木畫會會員。

花鳥畫班導師。

深港兩地觀

前些日子，深圳慶特區成立四十五周年，有大型活動。相信最較人矚目的，是夜空中的無人機表演。你看本圖——多燦爛的場景！那無人機設計出來的空中圖案，惹人注目。我們之所以特別感嘆的，還不是這些無人機的天空之圖，香港自己的處理同樣出色，這在我們過去一兩年裡都經常見到的景象，驚嘆的，倒是那燈火通明的高樓大廈呀！

絕對用不着諱言，五十年前，深圳之地還是落後一片，而且用得上「非常落後」來

形容。但自從深圳特區成立之後，那種快速上馬的建造，你用一日千里來形容也不過分。更重要的，不僅僅是環境的變更而是整個現代城市的發展，不但是趕上來而且有不少發展還作了超前的，是世界性的超前，國際性的發展。那僅僅用上幾十年時間便如此的脫胎換骨，讓我們真真正正感受到鄧小平前瞻性的偉大。用上「偉大」兩字來形容，一點也不誇張！——特別是在這個一切喜浮誇的社會，我們已不想隨便說「偉大」兩字了。



過去，我們有不少香港人總是一派自豪的感覺，大抵現在在有目共睹之下，不再那麼「埋頭自誇」了。你看，這幾十年來就在深圳河的兩岸之地，一個一幢幢高樓豎起來，而且是燈火通明的現代感；另一邊廂呢？依然是一派「沉靜」，越來越令人想起四、五十年前的深圳之地。

兩者是如此強烈的比照，你還有什麼好說呢！也不用說了，祇說一句話便夠，那是

「急起直追」。

這裡刊登出由攝影家李志榮這多年來拍下的照片，那是歷史性的寫實，明亮的是深圳區，香港這邊廂真是「夜幕低垂」。這幅最新的深圳慶特區成立四十五周年的現場圖片，還是從香港流浮山海邊影過去的。

讓我們真正地發揮奮躍精神吧！香港，加油！



「光影邊緣」

最近看了一個展覽——光影邊緣(香港電影的卧底世界)，在港島大館展出，要入場費二十五元，長者則打個折頭，十五元入場費。收入場費是無可厚非的，要製作成本也。但得考慮一下觀眾看後是否覺得「物有所值」。

如果你問我，我則覺得收十元、五元會覺得較舒服。

此展覽分幾個房間擺設，主題都集中在重新布置過去一些電影裡的場景。請讓我說上一句真心話，有真正震撼感的，就是那兩輛撞在一起的汽車，具真實感，讓參觀者有親臨現場的感覺。其他的道具呢？當然也有「真實」鋪陳的感覺，譬如「得雲茶樓」的「點心」及過去茶樓的雀籠之類。問題是這些都見慣了，少了一點吸引力。

好，還是感謝有心人去籌辦這項展覽活動吧。





「驚弓之鳥」一少年

前些日子往華富邨看看，久爾乎沒踏上此地，路途陌生。在巴士站旁問一少年：

「小朋友……」

還未說下去，這穿校服的「少年」却像「驚弓之鳥」，大聲回話：「做乜呀？我又唔識你！」

我嚇了一跳。柔聲回話：「我祇是想問路……」

他居然「聲大大」地說：「我唔識你，做乜要話你知呀！」

我唯有搖頭離開了！

——今天一些小孩子怎麼變成這樣？

看來社會上有太多騙案，做父母的不得不經常告誡孩子：「遇上陌生人跟你說話，你千萬要避開，不要答話……」

是不是這樣？——可憐的「驚弓之鳥」！



「女紅」是什麼？

當我們見到這個「紅」字，很自然地聯繫到兩個意思，首當其衝的，當然是色彩，因「紅色」這個紅字十分鮮明突出也！紅旗，自然是紅色；說紅彤彤的晚霞，這紅也自然是從顏色上看。但另一個「紅」字的聯想，很自然地想到「女紅」。

——什麼叫「女紅」？今天很少用得上這辭語了，在古代，這是指女性的幹活，女幹的多數是縫製、針綫這些，所以基本上說「女紅」就是指這些。

這個「紅」字是「扭絲邊」，也很自然地讓我們想到絲綢這些，而「女紅」幹的也正是這些。所以「女紅」兩字在這裡便有這樣用意了，這與紅色的色彩沒有關連。有趣的是，「紅」字右邊的是一個「工」字。工，即是幹活，而在音意上，「工」與「紅」也差不多，因此從音意上去聯繫字的結構，同樣是一個重要的取向。

我們把「紅」字與其他色彩聯繫起來，你第一時間會聯想到什麼字呢？會不會是一個「白」字，日本過去很著名的歌唱比賽便叫做「紅白歌賽」。事實上穿起「紅」與「白」兩色對立起來也見強烈。我們常用的一個形容詞也很有趣，那叫做「白裡透紅」。

紅花綠葉

從色彩來說，有「扭絲邊」的字，還有「紫」字和「綠」字，這兩個字又與「紅」有沒有關係呢？「紅花綠葉」——「紅」花雖好，還得綠葉扶持，兩者當然關係密切！你把藍色與紅色混起來，混合之後那顏色便會變成紫色。倘若在份量上藍色較多，則出來的效果便成「深紫」，相反紅色多了，便成「淺紫」。萬紫千紅，其實都是一個色系，看上去更形熱鬧而已。這個「紫」字結構在讀音上同樣是借字，借用一個「此」字。此與紫近音，紅與工亦然，你隨意地翻翻字典看，字的結構與讀音很多都是採取這個方法的，譬如「結構」兩字，不也是「有邊讀邊」嗎？